

我也当回运钞员

晨报记者 柯其其 文/图 漫画 苗苗



蹲点记者 柯其其

全副武装,准备运钞

5月27日7时30分,在新区某银行金库紧闭的铁门外,3辆标有“武装押运,严禁靠近”的运钞车一字排开。“报告张队长,押运班9名押运员全部准备完毕,请指示。”一名押运人员说道。随后,中队长张学方向各车组押运人员交代了当天的押运目的地、行车路线以及注意事项。

“按正常程序,领取枪支弹药,进行出库警戒。”随着张学方一声令下,记者和9名押运员一起启动了武装押运工作程序:列队进入枪支弹药库,领取头盔、防弹背心、防暴枪和子弹。

虽然记者是经过有关方面特批随队采访的,但进入枪支弹药库后,依然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各项相关手续。“这是纪律,对任何人都不能破例。”守库员对记者说。

在一阵“咔嚓”声中,队员们熟练地验枪、装子弹、关保险。队员们验枪时,记者担心防暴枪会走火,就想躲到一边去,这时一名队员指指地上的沙盘,说:“我们对着沙盘验枪,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危险,万一枪走火了,子弹会被射进沙土里,沙土可以缓冲子弹的杀伤力。”

领完装备,记者和队员们一起排队走出了枪支弹药库。在金库门口,荷枪实弹的押运员们各就各位,他们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周围的任何动静。随后,一个个上了锁的款箱从金库中送出,解款员小心翼翼地将款箱一一装入运钞车上的保险柜内。当记者想上前去看看款箱时,王靖涛马上发出警告:“你千万不要接近金库警戒线,那是绝对的禁区。除银行金库人员、押运队员外,任何人接近金库,警戒保安必须马上阻止。”

送钞时,神经时刻都紧绷着

7时45分,记者乘坐护卫车随3号运钞车组出发,因为是第一次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手持防暴枪,记者比较兴奋,同时也有点紧张,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电视上看到的有关抢劫的镜头,想着歹徒出现时,运钞队员三下五除二就把歹徒解决的场面,多威风啊!记者沉浸于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荷枪实弹,守卫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每位市民可能都跟他们打过照面,却几乎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他们被称为“现代镖师”。

5月27日,在得到有关方面的特批后,记者走进了市保安公司押运分公司,全程体验了一番武装押运。



记者穿上运钞员的服装

想象中时,感觉自己乘坐的护卫车实在是太慢了,一点儿都不威风。当记者提议开快点儿时,王靖涛说:“运钞车是‘流动中的银行’,要绝对保证行车途中的安全,车速过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运钞车车速过快时,监控中心也会马上提醒我们减速。”

当运钞车到达第一个送钞点新区黎阳路一银行网点后,车上的队员并没有急着下车,而是先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确认车外无异常情况,运钞车上的车长先下了车,下车后背靠运钞车持枪警戒。再次观察周围情况无异常后,打出了一个安全手势,随后,另一名运钞员也下了车,站在车门一侧,待解款员取出款箱后,护送款箱到营业柜台的联动门外。

交接款箱的过程其实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十秒钟,可记者在警戒现场却感到异常紧张。过往的每一个路人只要朝我们这边走近,记者就会想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每当看到拿提包的人时,记者的脑海里就会生出他(她)的包里有没有炸弹的奇怪念头。在紧张中,第一个网点的送钞工作顺利完成。

当运钞车到达第三个送钞点——新区黄山路的一个银行网点时,该网点前停着一辆小汽车。车长便向车主喊话,要求其离开,车上的人

却说车子坏了,无法离开。当时记者的脑子里又产生了奇怪的想法:这辆汽车是故意停在这儿的吗?本以为这时运钞车的车长会下去同对方交谈,可车长并没有贸然下车,而是再次通过扩音器对对方进行提醒。之后,在银行保安的帮助下,那辆汽车才开走了。看到汽车开远了,记者也松了口气。

当天,记者跟随的运钞车共完成了5个银行网点的送钞任务。8时30分,早晨的送钞工作顺利结束。一趟下来,记者并没有感觉到累。因为整个送钞过程要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仅要观察过往的人和车辆,还要一直盯着周围注意有无异常情况,只要有一点动静,就会感到紧张,记者觉得自己的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这时记者才真切地体会到,运钞员虽然看上去很神气,可工作起来却很难。

直到运钞车送款完毕,记者才得到了进入运钞车内的机会,发现里面可谓戒备森严。车内安装有窥测孔,可以观察车外的一切,而窥测孔同时也是射击孔,一旦运钞车遭到袭击,车内人员便可通过窥测孔快速反击。车身厚重的钢板和防弹玻璃等则可以有效地抵御常规军用枪支的射击。此外,押运分公司还建立了GPS卫星定位监控中心,以进一步保障运钞车的安全。

每天要穿10余公斤重的装备

早晨,当记者在枪支弹药库接过防弹背心、防弹头盔和防暴枪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些物品太重了。厚厚的防弹背心穿在上一小会儿,就把里面的迷彩服弄湿了,热汗裹在身上,感觉非常难受。沉重的头盔很快把脑袋压得湿淋淋的。而防暴枪则太重了,记者一只手根本无法举起来。

幸好当天记者跟随的是市内运钞车,虽然身穿10余公斤重的装备坐在护卫车里,由于不用像运钞员那样保持一种姿势警戒,还不算太辛苦。那些运钞员就不一样了,他们每个月都要执行数次长途押运任务,只要上了押运车,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整个运钞过程都不会下车。车上又没有厕所,队员们无处“方便”,为此,他们经常靠控制饮水和进食来减少“方便”次数。在执行长途押运任务时,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运钞队员身上的所有装备在吃饭时都不能脱下,枪也是紧紧靠在身边的。

一天要练3个小时的体能

当天上午的送钞任务完

成后,运钞队员回到了中队。在等待押送调配款的间隙,队员们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当天天气炎热,可队员们身着迷彩服,在地上摸爬滚打,进行着严格的训练。浑厚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男人的威猛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当天,记者也跟随队员们一起进行了体能训练。考虑到记者情况特殊,中队长张学方教给记者最简单的一招擒敌拳。那个被叫做“抓腕砸肘”的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要掌握它的要领却非常难。记者练习了半天,自以为还不错,便准备和一个队员一比高下,可还没弄清怎么回手,记者就被打倒在地上了。看来,功夫也不好学。

一名合格的运钞员每天要花3个小时练体能,100米短跑要少于13秒才算合格,仰卧起坐一分钟最少要做70个。在与劫匪对抗时,一般要能在0.02至0.04秒钟内上膛扳机。此外,押运员还要会直摆勾、蹬腿、踹腿、踹腿四种散打方式,会包括推击弹踢、掏裆砍脖、抓腕砸肘等20招擒敌拳。

运钞队员们还要训练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对于运款线路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要做到烂熟于心,随时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的复杂情况。”张学方说。

与“镖师”们对话



记者当天跟随的3号运钞车组全部由年轻人组成,他们中不仅有军事技能标兵,还有优秀射手。对于运钞工作,他们不仅仅是熟练,也将自己的感情注入了进去。体验过程中,记者和这些“现代镖师”聊了聊,倾听了他们的心声。

记者:你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运送巨额现金时有没有被诱惑过?

王玉璞:在我眼里,这些钱就跟纸差不多。我们也没有把它当“钱”看,只知道它是国家财产,是我们押运的货物,我们的责任就是确保货物安全送达。

记者:运钞员是个有危险的职业,你们随时可能遇到危险,你害怕过吗?

王炎:我是个退伍军人,我喜欢这个带有挑战性的职业,而且我们有一套完备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其中包括应对车辆起火、交通事故等几乎所有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的方案。每种方案都按步骤详细列出了应对方法,我们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演练。加上鹤壁的整体社会治安非常好,虽说运钞时神经要绷得很紧,但久了也就习惯了,心里不觉得害怕。

记者:从事运钞员这个职业,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张学方:已婚人员最遗憾的是对亲人的关心太少了,尤其是欠孩子的太多太多。因为从事运钞工作,平时一个节假日也没有,春节也一样,我们从没有在家度过一个完整的节日。

对于年轻的运钞队员来说,最遗憾的事是每天自由活动的时间太少了。因为队员每天除了运钞,还要进行各种模拟演练和枯燥的技能训练。大家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到了年终银行业务结算时,很多运钞员忙得甚至连早饭、午饭都没时间吃。

记者:最让运钞员伤心的事是什么?

张广超:最伤心的事就是市民的不理解和冷嘲热讽。当运钞车到达金融网点时,有时会遇到好奇的市民上前试探,还有的市民不愿意绕行,专门从警戒区域通过。当运钞员对路人进行劝阻时,有的人会说:“傻保安,枪里面真有子弹?骗人的吧,让我们摸摸咋样?”还有的说:“我就从这儿走,你不是有枪吗?有本事开枪啊!”

我们对路人进行劝阻,既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市民的安全负责。如果任人通行,一旦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就会使人民和国家的财产遭受损失。

